

司汤达

比较研究

STENDHAL

许光华 著



STENDHAL

司汤达



许光华 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沪)新登字第201号

司汤达比较研究

许光华 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中山北路 3663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 常熟高专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7.75 插页: 2 字数: 210千字

1991年9月第一版

1991年9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001 - 2,000 本

ISBN 7-5617-0714-2/I·054 定价: 3.80元

序

尽管时至今日,评论界对于什么是“比较文学”,什么是“比较文学”的宗旨,仍然存在着不同的看法,但我认为有一点似乎应该是一致的,即,“比较文学”的最终目的是在通过不同民族之间文学的比较研究,寻找出它们的共同性和差异,从而确定总体文学的美学原理和基本规律。诚然,对于每一个民族来说,由于它自身的文化素质、历史渊源、地理环境、政治情势等诸种因素的关系,它的文学必然具有与其他民族文学不尽相同的独特个性,但是,从整个世界文学的发展历史来看,由于各民族的文学不可能总是在与外界隔绝的封闭环境中孤立地发展,而在大多数情况下总是在与其他民族文学相互影响、相互撞击、相互沟通,或交融渗透、或借鉴吸收、或繁衍变异中不断发展壮大,所以它又不同程度地包容着其他民族文学中的某些特征,体现了世界总体文学的若干规律,即便是那些我们并没有寻找出它们之间直接或间接关系的国家和民族间的文学,也因为人类思维活动方式中确实存在着跨越时空界限的“不谋而合”现象,所以也有某些共同的规律可寻。我想,这恐

怕就是世界文学发展过程中局部与整体、国别文学与总体文学间复杂而辩证的关系；同时，我又想，这一原理也应该适用于一个作家与世界总体文学的关系。就某一个具体作家而言，他既是他自己——一个无论如何无法完全相同于任何一个其他作家而具有独特个性的自己，而同时，他又是世界总体文学中的一员；他的思想、他的艺术风格、他笔下的人物形象等等，既包含着世界总体文学中的某些特征，又体现了若干美学的原理和文学创作的规律。我认为，许光华同志的《司汤达比较研究》就是从这一原理出发对一个作家所作的比较研究。如果说，近年来在我国蓬勃发展的“比较文学”研究领域中，许多学者对其原理、方法、国别与总体文学的关系等方面的研究已取得丰硕成果的话，那么对一个作家的比较研究似乎还不很多见，《司汤达比较研究》无疑地在这方面作出了可贵的尝试，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司汤达比较研究》不同于一般的作家评传，也不同于作家生平创作的纵向研究和作品分析，它是从世界总体文学出发，将作家放在他对前人的继承、后人的影响，以及跨国的平行研究中进行考察，让读者了解这位作家的创作个性，他在世界总体文学中的地位，以及从他的创作中体现出来的美学原理和基本规律。显然，这是对作家作多角度、多层次、多方位的考察，它的切入方式是新颖的，并且在作家研究中对整体结构也有了新的建构，它不仅开阔了我们的视野，而且丰富了我们研究的手段。这可以说是这部著作留给我的第一个印象。

许光华同志的法国语言、文学功底比较深厚，对于司

汤达这位作家,他又掌握了不少第一手资料并作过多年研究,因此这部专著资料丰富翔实、论证确凿详明是不言而喻的,这不仅体现在影响研究、同样也体现在平行研究的诸多篇章之中,纵横捭阖,广征博引,典出有据,令人信服。他是主张“竭泽而渔”的,但同时也可以看出,他并不满足于资料的罗列和国外学者研究成果的引进,而是想凭借自己已经掌握的资料和国外学者已经取得的成果,从新的角度进行更深层的研究,务使在理论上有所开拓,有所发现,这是这部专著留给我的又一个印象。

具体地说,我认为本书有两个突出之点值得一提:

其一,对文化背景的考察和联想,是作者研究探讨时特别注意的一个方面,尤其是那些属于影响研究的篇章,作者并不满足于对原始资料的追根寻源,而是在忠实于历史的基础上,力求从整个欧洲文化背景出发来考虑作家创作的特征,风格题材的变迁,以及他与其他作家的异同,特别着重寻找的是他们间观念上的内在联系和差异,这样就摆脱了就事论事的局限,使问题考虑得更为周全,更为深刻。例如本书作者将“贝尔主义”与十九世纪欧洲人道主义联系起来思考,将司汤达的心理描写与欧洲十七、十八世纪散文作家现实主义心理描写的形成、发展、演变放在一起考察;在论述司汤达笔下的人物形象时,认为奥克塔夫、于连、德·雷纳尔夫人等都深深地植根于欧洲这一广阔的文化土壤之中。他在论述于连原型时认为,于连的原型应归于两个“基因”:如果从高度概括的某种观念形态来看,它具有弱小者用智巧(或诡计)而不是用武力战胜强暴者的“因子”,这可以一直追溯到古希腊、罗马文学,如《伊索寓

言》中给人以哲理启示的小故事中所讲述的；而如果从阶级分析的观点来看，那么中世纪市民文学中的列那形象，应是于连的滥觞，顺着这条线索，巴汝奇、司卡班、费加罗、小癞子、吉尔·布拉斯、拉摩的侄儿，都应于是连的“前辈”，他们各有自己的独特个性，而又都是机智和奸诈、正直和邪恶、崇高和卑下、反抗和妥协、天才和流氓、自尊和自卑的复杂性格的混合体，他们的心态体现了欧洲大陆一定历史情势下市民阶层的精神面貌。像这种忠于史实却又不拘于史实而着眼于文化背景的思考是富有启发性的。

其二，对类型和美学规律的探索，也是作者特别注意的一个方面。《司汤达比较研究》在注意文化背景考察的同时，还力图摆脱仅以一两个作家、一两部作品或一两个人物形象进行比较的格局，而努力作基本规律的探索和概括，尤其在涉及那些跨国平行比较的内容时。不难看出，如果作者将一系列有可比性的文学现象放在一起作总体思考并努力寻找它们的异同，那么其目的是在作更高层次的理论归纳，着眼点是美学原理和哲理基础。例如他通过《汤姆·琼斯》和《红与黑》的章法比较探索“封闭性”和“开放性”的小说结构及其哲理基础，通过司汤达与现代意识流的心理描写比较寻求不同观念支配下的心理描写方法，作者都既不局限于个别现象的一一对应比较，也不只限于仅仅找出这些现象的异同，而是着力于寻求这些人类思维方式异同的哲理基础，以及文学创作的基本规律和美学原理。他在分析奥克塔夫系列形象时，不仅探索了这个形象的十九世纪“多余人”性格特征及其文化背景，同时还把整个世界文学中不同地区、不同作家在时代大变动时期所产

生的“思考一代”的心态进行比较,条分缕析,划分出几种类型,最后指出“多余人”在“思考一代”中的位置,他们的积极意义和消极因素等,这种研究显然已进入了更高层次的思考,其结果必将加深对某些文学现象和规律的认识。

从这部专著中反映出来的作者的治学方法,也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我们不难发现,在近年来兴起的“方法热”浪潮中,许光华同志似乎也在不断探索自己的路子。他说,他最初立意研究司汤达这位作家时,并没有想到要运用“比较文学”的原理与方法,只是想把自己在大学时期从老师那里接受过来的“以专带博”的治学方法加以尝试运用。随着近年来“比较文学”的引进和这门学科在我国的蓬勃发展,他才逐渐有意识地加强了这方面的学习和研究。通过学习,他惊奇地发现,老师所传授的“以专带博”的治学方法与现代“比较文学”的研究原理和方法不但颇多相似,而且还有内在的联系,于是他下决心将这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加以运用,果然收到了较好的效果。对此,他自己在本书《前言》中也谈到:“通过实践,我发现,这两者之间不仅不相互排斥,相反地在原理上还有相通之处。于是我想,也许‘发皇古义,融为新知’的道理是对的。”从放在我们面前的这本专著来看,这路子许光华同志开拓得很不错,对其他同志我认为也将有启发作用。

我对司汤达没有什么专门研究,对比较文学也所知不多,但作为第一个读者,总觉得这本《司汤达比较研究》,从总体建构、研究方法乃至某些具体的观念、观点,都洋溢着盎然的新意,是我近年来接触到的佳作之一,所以即便在八十衰年,也还是在这里絮絮叨叨,谈了一些个人的看法,

纰缪谗陋,在所难免,尚望高明予以指正。

朱 雯

1990年11月11日于

上海师范大学文学研究所

前言

呈献给读者的这本《司汤达比较研究》是我多年来教学和科研的一点收获体会。

美国司汤达评论家马修·约瑟夫森说，他在美国遇到“每天至少读一页司汤达作品”的专家，^①也有人说，人过中年，对事物的态度只有冷漠的审视而没有热情。显然我不是司汤达研究专家，只是他作品的爱好者，但的确我已是年过半百的“中年人”，那么我对司汤达作品的兴趣如何？回答是，我并没有每天非读他一页不可的习惯，但多年来，我始终以一种年轻人的好奇和热情来阅读司汤达的作品却是真的。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但这位作家丰富而富于传奇色彩的阅历，他作品所闪烁的无穷智慧、才华和激情，始终令我神往则是主要的。古人主张读书要进得去，出得来，要是你阅读司汤达的作品定会发现，进去时，它令你心醉神迷，出来时，又会令你得到无穷的智慧启迪，这也可能就是他作品的魔力所在。

我开始对这位作家发生兴趣是在十年动乱时期，当然文革期间，阅读像《红与黑》这样的作品有多不便，当时我又有翻译历史资料的任务，不容分心，但事情有复杂之处，也就在查阅历史资料（主要是法国大革命方面）的同时，我却特别喜欢上了这位作家，并收

① M. Jeseephson: «Stendhal», Doublday & Company. Jnc. 1946.

集了一点有关他的外文资料，并搞了点“自留地”，1978年回系时，就利用“自留地”上的一点耕耘，写了一篇两万多字的《司汤达年谱》，在师大学报分两期刊出，这便是我研究司汤达的最初成果了。后来去了一趟法国，看到大量的有关司汤达的研究资料，令我眼界大开，于是又收集了一部分资料，为以后的开设选修课和研究打下了一点基础。

我开设《司汤达比较研究》这门选修课是1984年，先为本科，后为夜大学、助教进修班都开设过，起先听课的人数也就那么十几、二十来名，后逐渐增加，甚至一次就超出上百人，这无疑对我是个鼓舞和鞭策。因为没有教材，只发讲述提纲和参考资料索引，学生感到遗憾，纷纷要求我将讲稿整理成书，后与出版社一商量，又得到支持，于是就动手整理，于1988年初交稿。

二十世纪来，司汤达的作品在西方受到普遍的重视，不仅他生前许多尚未出版的作品，包括书信、日记、残片，得以闻世，而且评论者的队伍也在日益扩大，人们建立了“司汤达俱乐部”，在他的故乡格勒诺布尔，在他最迷恋的意大利城市米兰，在美国，德国等地召开学术讨论会，交流研究成果，早已形成了司汤热(Standhalmnia)。在这许多的评论者及其作品中，我们可以例举出的有亨利·马蒂诺的《司汤达年表》和《司汤达的作品》，让·普勒沃斯特的《司汤达的创造》，阿兰的《司汤达》，莱翁·布吕姆的《司汤达与贝尔主义》，保尔·阿扎尔的《司汤达传》，莫里斯·巴尔代什的《小说家司汤达》，让-皮埃尔·理查德的《文学与情感，司汤达与福楼拜》，乔治·布兰的《司汤达和小说问题》等，还有如美国的马修·约瑟夫森的《司汤达传》，苏联阿·维诺格拉多夫的《时代三色》，奥地利斯蒂芬·茨威格的《司汤达》等(参阅附录②)。在我国，有关司汤达作品的评介和研究工作虽然并不像国外那样形成了一股“热”，但也取得不少的成绩。早在三十年代初，李健吾先生就在郑振铎主编的《世界文库》中译介了他的一些中短篇小说，他的代表作，也于1944年由赵瑞蕻先生部分介绍了进来，目前，他的《红与黑》、《巴

马修道院》、《吕西安·娄凡》、《阿尔芒斯》、中短篇小说《意大利遗事》，以及他的美学论著《拉辛与莎士比亚》都有中译本，有的还不只一种，如《红与黑》就有闻家驷、罗玉君、郝运等的全译本，还有节译本和缩写译本等，可谓成绩斐然。在研究方面，三十年代《大公报》的《文艺周刊》上就有介绍，此外，一些译作的前言后记，也为司汤达的介绍研究作出了贡献。解放后的六十年代，我国曾出现过一场有关《红与黑》和于连形象的论争，尽管这次论争不无偏颇之处，但也引起了中国更多的读者对司汤达的关注。文革后的评论，可以说大多数是对文革前的反思，或是对文革期间文化虚无主义评论的批评，同时也可喜地引进了一些新的批评观点和方法，尽管大多的评论仍然集中在《红与黑》或心理描写方面，但的确文革后的司汤达的译介出现了新的转机。

纵观国内外的司汤达研究，不仅著作种类繁多，有传记、评传，有专论，同时研究的方法也各放异彩，有社会学的，有心理分析的，有结构主义的，有用存在主义的，也有比较研究的，百一之足。

面对着繁花似锦的司汤达研究，怎样做到既能吸取前人和同时代人的成果，又不至于重唱别人的调子，换句话说，从什么角度切入对司汤达的研究会有新意？这是我在开设这门选修课和编写这部书时经常考虑的问题。

年轻人思想活跃，对新事物既敏感又有浓厚的兴趣，他们希望老师能用西方某一种最流行的批评方法来对他们开设这门课，我对他们的要求和希望加以足够的重视，但我对他们说，我不能简单地搬用某一流派的学术观点和方法作为我研究司汤达的指导思想，这是因为，在我看来，其一，我们对西方的这些新的批评流派还缺乏足够的了解，介绍也不全，即便是懂点外文，也受语种限制，难以了解全貌，努力加以学习研究是应该的，若确有所悟，为我所用，加以运用也未尝不可，但冒冒然将某一流派作为自己研究某一作家的指导思想，我总嫌不够严肃；其二，我记得司汤达曾经说过这样

的话：“我写的是我思想的复本，我是生活在我这个时代的。”（《意大利绘画史》）这句话对我很有启发。我认为，由于每个人的气质、学识、阅历的不同，对事物必然会有各自独特的观察方式，一个作者或评论者，他既无法摆脱他所生活的时代，也应该密切关注他所生活时代的风云变幻，包括对学术上种种新现象的关注，这样，当你将自己的“思想复本”写下来的时候，它定然既能体现时代精神，又富于独特的个性。我不喜欢拘泥于某一家一派，我只是想努力地写下我的“思想复本”。

读者也许会认为，《司汤达比较研究》定然是用比较文学的原理和方法写成的作品。我认为，这种猜想不能说不对，但不能说全对。说对者，是因为我在开设这门选修课和整理稿子时，的确注意了对比较文学知识的学习和研究，并努力将所学到的知识运用进去，这是与当时比较文学的研究在我国蓬勃地开展起来，并取得可喜的成绩有直接关系的；说不完全对，是因为，说实在的，开始时，我并没有这样明确的意图。开始我所以用比较方法来研究司汤达这个作家，只是出于这样两个动机：第一，我看什么问题都喜欢比一比，希望通过比较把问题看得更为清楚；第二，是对大学时期，老师所教导的一种治学方法的尝试。记得在学生时期老师曾这样教导我们：做学问不能将有限的生命化在无限的知识海洋中去，应该确定一两个主攻方向，同时通过一两个主攻方向，把其他所学到的知识灵活地运用起来，努力做到“以专带博”。我认为这话很有道理，它既可以令我们有所专长，又不至于囿于一点，成为蛙井之见。

如果把比较文学的研究看成是现代科学的话，那么“以专带博”可能就是传统的治学方法了。但通过实践，我发现，这两者之间不仅不相互排斥，相反地在原理上还有相通之处，因此我想，也许“发皇古义，融为新知”的道理是对的，于是也就决定将它们结合起来加以运用。

我始终认为，比较不是目的，而是一种方法，通过比较，其目的

只是为了把事物的本质看得更加清楚，也就是更准确地把握事物的独特性；同时，通过比较，还可以找出事物之间所共同存在的一些规律性现象，沟通事物之间的联系引起我们对事物更深层次的思考；在文学研究上也是如此。《司汤达比较研究》的意图就是，将十九世纪法国这位作家放在世界总体文学中加以考察，通过他对前人的继承，后人的影响，以及跨国的平行比较研究，从而更全面更深刻地认识这个作家创作的独特性，同时，通过这样的比较研究，寻找出由于文化传统和作家的个性差异所形成的作家之间的不同审美情趣和审美价值，以及不受这些条件所左右的人类的共同思维方式。这一意图从本书的内容安排上可以看出。

本书的内容共分三大部分，第一部分是引论，从总体上对作家及其创作进行全面而扼要的论述，虽然未曾展开具体的比较，但在论述中已体现了比较的意图。第二部分是全书的主体，共分三章，分别从作家的思想，作品的人物和作家的创作风格展开具体的比较研究。第一章“时代与个性”探索“贝尔主义原则”的内涵，它与同时代作家异同，以及造成这些异同的诸种因素。接下去的两章可以说是第一章的具体化，进一步证明“贝尔主义原则”的独特性及其原因。要加以具体论述的问题很多，这里只提出两个比较重要和突出的问题加以探讨，即他笔下的人物形象和现实主义的创作风格。因此，第二章讨论的就是人物形象，所选择的是笔者认为具有代表性的三名人物（奥克塔夫，于连和德·雷那儿夫人），分别从世界文学中寻找他们的原型和类型，这一章也就取名“原型与类型”；第三章是作者的现实主义风格研究，探索这位十九世纪现实主义奠基者风格的形成、影响及其与同时代作家的异同，有一点必须指出的，这一章不仅对司汤达的艺术风格在总体上进行了分析、比较研究，同时在某些重要的表现手法上如“镜子”的精神，长篇小说的结构和心理描写等方面都作了较详细地分析、研究和比较。

通过第一第二部分的比较研究，读者定会发现，从对一个作家

研究这一角度来看,《司汤达比较研究》不同于一般的纵向地对作家生平创作进行研究的传记、评传,甚至是若干专论,它只是选择这位作家创作中具有特征性的现象进行纵向和横向的多角度多层次地考察,它的立足点和展开比较的轴心始终是司汤达,而与之进行比较的可能是不同时代,不同地区,不同国别的作家(当然也包括同时代、同地区、同民族的作家),它基本上是一种辐射性的,涉及的范围可以很广,但我们主要是将其放在欧美文学这一文化背景上展开。实际上这一研究方式在每一章节的论述中都有体现,只是根据司汤达作品本身的实际情况和笔者所掌握的材料,在论述中详略有所不同罢了。如第二章中的奥克塔夫的原型就谈得比较简略,而对他与十九世纪“多余人”的共同特征的异同谈得较为详细,至于于连的系列形象,则在原型和类型方面都展开了较全面的论述。又如第三章中的心理描写也较为详细,不仅论述了司汤达的心理描写对前人的继承,同时还将他的现实主义心理描写与其他现实主义作家,与现代意识流的心理描写都作了比较,这样,仅心理描写就化了三节,而关于他的长篇小说结构就简略得多,但是,不管详或略,在论述的方式上都是辐射性的,比较的中心点始终是司汤达,或他的思想,或他笔下的人物,或他的艺术风格特征。

第三部分是附录,附录①《司汤达年谱》,以供读者对司汤达生平创作有个全面了解,附录②③是为读者提供的外文研究书目和中文的译文书目以供参考。

本书得以出版得到多方的支持和帮助:华东师大出版社的夏玮和姜汉椿同志对本书出版一直抱有热情,学报的李光宇、胡范铸、刘辉扬不仅极力促成书的编写成功,并为部分稿件提供园地,外国文学界和评论界的前辈、同事、年轻朋友,也给了不少帮助和支持,如王道乾、钱谷融、赵瑞蕻、程代熙先生,王智量、齐森华同志,宋耀良、王圣思、夏中义、陈建华等,有教导,有关怀,有鼓舞,有督促,也有共同探讨,北京社科院外文所的金子平和上海外语学院图书馆的李虹同志,热情地提供了许多外文资料,最后,还应提到

的应是选修《司汤达比较研究》的历届学生，他们首先对我的课程作了肯定，并促使我将讲稿整理成书。

许 光 华

1990.8.

目 录

序.....	(1)
前 言.....	(1)
引 论 司汤达其人及其风格.....	(1)
第一章 时代与个性：“贝尔主义”的渊源及其特性.....	(19)
第一节 “贝尔主义”与十八世纪百科全书派.....	(20)
第二节 “贝尔主义”与十九世纪欧洲人道主义.....	(32)
第三节 “贝尔主义”与意大利的异国风情 ...	(51)
第二章 原型与类型：司汤达作品人物系列形象.....	(69)
第四节 奥克塔夫与十九世纪欧洲“多余人”.....	(70)